

周
易
內
傳

周易內傳卷三下

船山遺書一

衡陽王夫之撰

三三損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損益亦以泰否之變而立名義者也泰三之陽進而往
上上之陰退而來三爲損否四之陽退而來初初之陰
進而往四爲益不言進退往來而謂之損益者卦畫一
而函三三復函三而爲九陽全用之故其數一而九陰
缺其中之一故二而六陽實而陰虛陽用有餘陰用不
足理數之固然也損之外卦本陰也陽以三中之實補

上之中虛而陽之數損矣否之內卦本陰也陽損其四中之實以與陰於初而陰益矣損者陽之損也益者陰之益也陽本至足以損爲惜陰本不足以益爲幸故損歸陽而益歸陰內卦立本以定體外卦趨時以起用者也損陽之體益陰之用而陽損矣損陽之用益陰之體而陰益矣陽損陰益者皆自其立本者言之也起用者往而且消立本者來而且長者也內卦在下爲民外卦在上爲君內卦筮得在始爲質外卦後生爲文內卦在中爲情外卦在外爲事內卦方生爲德外卦立制爲刑損民以養君損質以尚文損情以適事損德以用刑皆

損道也而益反是損益者陰陽交錯以成化自然之理
人心自有之幾損不必凶而益不必吉也恆不謂之損
者損必損於已定之餘而恆損之於初則不知變通之
用故恆多凶咸不謂之益者益必益於實而咸以其餘
相益則偶然之感而固非相益也損益天地之大用非
密審於立本趨時之道者不足以與於斯故二卦之象
辭極贊其道之盛焉有孚者初與二剛相孚四與五柔
相孚陰陽交足於內自相信以爲无憂而後以其有餘
者損下而益上損剛而益柔陽固充實未喪其中位而
陰已足以利其用非內不足而徇乎外者惟其有孚則

元吉矣陽雖損而中道自得根本自固也以君民言之
仰事俯畜之有餘而貢賦將焉上亦虛以待之而置之
有餘之地未嘗恃之以自養而迫於求以性情學術事
功言之質已實情已至德已洽而不欲其太過乃損其
餘以補之使文外著事有節刑有章而非虧本而侈其
末也故元吉也以其捐體而從用疑有咎也故又申言
其无咎以其舍同類而趨於異疑於不可貞也故又申
言其可貞如是則三之陽往而上合義而利物允矣聖
人恐占者當損之時損以爲道而有疑於非吉利之事
慮其爲咎而不可貞則无以應天地自然之理人心節

宣之妙故備言其道之无不宜以使安於損焉觀於彖
傳而舊說之拘於一端其亡當多矣既已備言損道之
美而更發明其用之善見損而非有傷也曷者勸其用
之辭二簋特牲之饋祭饗之薄者也言當損而何弗損
哉二簋可矣陽之居三者陽之餘也損之而不傷其實
者陽之數三其九而二十有七所損者三耳君足而民
自餘文生而質自存事適而情自固刑用而德不衰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上行上者行也三爲陽之上上爲陰之上上者處有餘
之勢而道在進所宜行者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惟其上行而不損其中之實故備此數美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

陽道方盛損其餘而不憂陰道欲消益之以一陽而得固故二簋雖薄而人神賓主之情自應惟其時而已

損剛益柔有時

乾剛坤柔損乾益坤也乾道上行行者以時行而損坤道下行益之以陽而情順也乾坤之交方泰以變通而益利其用乘其至足而用其所餘則損剛益柔非以傷陽而褻交於陰乃因可損之時而損也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此極言損之密用而推必動之幾一皆自然之理也陽已盈則損陰極乎虛則益損則盈者虛益則虛者盈矣與時偕行行於時之中變化不測而時以不滯也蓋嘗觀於四時之行矣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而非必有截然分界之期而不相爲通陰晴寒暑於至盛之中早有互動之幾密運推移以損此之有餘益彼之不足薺麥冬榮靡艸夏死幾用其微一如二簋之享而陰陽之成質不虧生殺之功能自定則有孚而可貞者固然時行其正損益行其權乃既損既益而時因以變遷則損益行

而時因與偕行也一元之開闔一歲之啟閉乃至一日之旦暮一刻之推移皆有損益存乎其閒而人特未之覺耳愚者見其虛而以爲損而不知未嘗損也見其盈而以爲不可損而不知其固損也苟明乎此則節宣順其理勢調變因其性情質文刑德哀樂取舍無容執滯而節有餘以相不足无一念之可廢其幾矣庶幾得與時偕行之大用與凡言時者皆在占易者之審身世而
知通而學易者不可躡等而強合惟聖人德盛化神自
无不偕乎時其立教以示天下則使人知其理之固然
而勿容過爲憂疑以悖道爾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陽已過則亢而成忿陰已極則靡而成欲損陽之外發者以虛而悅則忿息益陰之將衰者以剛而止則欲遏欲窒則志行高而如山之時忿懲則惠澤行而如澤之潤山澤者自修之德風雷者爲學之功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亦窺見此意與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損者三也受益者上也然盈虛之變非驟然而遽成必以漸爲推移而未變者已早變其故三損而乾剛已成兌悅上益而坤柔已從艮止非徒三上之損益已也初

二之情已移而後三之行乃決故曰三人行明非三獨有損之志特所用者三爾初九以剛居剛而潛處於下未有必損之情故於占此爻者戒之曰能輟其陽道潛藏之事而適往以益上則可无咎且申釋之曰非欲初之損也乃往而酌所宜損者損之也損益自然之理於德本无得失故但戒占者當其時位則思所以善處之焉與他卦之義例不同

象曰已事適往尚合志也

尚庶幾也能已事而適往則與三合志而不以損爲歉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二居中而爲陽剛之主戶損之事者以剛居柔情不能自固則有急於損之心矣損者必有餘而後可損立本固而後可以趨時是以有孚乃吉故戒之以守正則利往損則凶二但固守其剛使充足於內則不待損而自有以益上矣亦戒辭也初退而二進初剛而二柔故一則勸其往一則止其征裁成之道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位既中則當固守其中而不妄動以聽三之損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則者自然之辭言理數之必爾也卦之畫成於三三則盈矣三人行而數已盈氣已足而必損其一無俱損之理亦无不損之道也損一人則一人行矣而其行之一人則必得其友者而後損之而安也內卦本乾變爲兌者損其三之一也三處有餘之地而既損爲陰與四五同道而相友坤道成焉損三而交得矣象既成而有天包地外之象陽運乎外陰處乎中天地之化機於此而著占者得此則當斟酌彼己之宜利用其損情遂而事宜斯雖損而固无傷矣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所以六三之獨損以往者以无三人俱損之理而所損者必其所宜損則損之而各得其情之所安初吝於損二志於損皆失理而疑六三行則亡疑所謂二簋應有時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內卦本乾體而三損使其不損則陽擯陰而陰乘陽四受其衝病矣三之損損四之疾也不待上之受益而早喜其居位之得安因相與相得而爲友夫利彼之損而以柔相暱疑有咎也而四當位之柔靜正无求益之心故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喜而友之可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言或者三非五之正應五之所不望其益者也兩貝爲朋龜守國之寶也三本損以益上非益五也乃卦本坤體三陰居外而欲消得上之益以止而安於尊位是五之寶也弗克違者理數之自致元吉无所待而自吉也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上謂上九祐者保其尊上受益而五承其祐矣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易之文簡故多詞同而意異此言弗損益之與九二之義異謂无所損而受益也上於下宜損己以益之而陰數止六有可益而无可損則於義无咎而守正以受益爲吉矣既益則利有攸往矣上爲君下爲臣內卦損陽以益上忘家憂國之臣也而上與三正應而得之固分義之可受者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得忘家之臣而安止以受益得志而利於行矣

䷗ 益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以損乾之剛益坤之柔而謂之益不謂之損者剛雖損於四以益陰於初而爲方生之爻陽道且立本而日長則陰益而陽亦益非若損之損三以居上爲已往之爻寄居於天位之上實自損以益彼也華歸根而成實君自節以裕民文反樸而厚質志抑亢而善動利有攸往允矣利涉大川之義彖傳詳之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

往中正有慶

下下上下字戶
嫁反說弋雪反

此通釋利有攸往之義益民而民說一義也陽自上而下返於初以消否正其志於內而光昭上行一義也陰

居二陽居五各得中而正而四之益初二受其益外來之慶以贊其行一義也略言三義而益之利於往者可推矣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此通釋利涉大川之義木謂巽也京房謂震巽皆屬木屈八卦以就五行其說不通行動之使行也動之而巽以行行以漸進而不遠爲舟行之象循涯日進而无遠不屈行舟之利所以不可禦也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此推言益道之大爲乾坤合德之大用也陽之益初天

之交於地以施也陰之進而居四載陽以發生也凡天地之閒流峙動植靈蠢華實利用於萬物者皆此氣機自然之感爲之盈於兩閒備其蕃變益无方矣而其无方者惟以時行而與偕行自晝徂夜自春徂冬自來今以泝往古無時不施則无時不生故一芽之發漸爲干章之木一卵之化積爲吞舟之魚其日長而充周洋溢者自不能知人不能見其增長之形而與寒暑晦明默爲運動消於此者長於彼屈於往者伸於來學易者而知此則天下皆取善之資而吾心无可弛之念其於益也不亦大乎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陰凝於下而不上交陽來初以動之而改其過雷以震
懦之象陽安於上而不下交陰往四以順之而成其美
風以導和之象則者速辭風雷至速者也改過遷善以
速而益四之損初之益皆在卦下速也益者學以益性
之正損者修以損情之偏君子之善用損益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既受益乾道下施而爲長子可以大有爲矣乃陽之
下施以惠初非徒利其生而實以成其能非體乾元之
德以承天之祐則不足以勝其任故必元吉而後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其位在下力固不厚慮其奮興一時而不足以繼故戒而勉之此亦爲占得者言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陽益於初以輔二而消其否二之得益大矣故與損五同其象而六二柔中得位樂受陽施以保其正則其吉永固較損五爲尤吉焉有其德受其福而柔順不敢自居爲功乃以禋祀於上帝所謂天子有善讓於天神斯享之尤其吉矣二上應五自有此象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外謂外卦乾也天所益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之用資益以爲用也凶事水火兵戎死喪之事孚三與二四合德也中行卦三陰而三當其中行以告而請益也公謂四四近九五尊位爲三公圭諸侯之聘圭以昭信也三比外卦而爲進爻陰欲求益於陽而三行以請於四請而求益非君子之道惟水火有分災之禮兵戎有救患之典死喪有賻襚之儀則與者非濫求者非貪可无咎也三望益而二陰與之同心乃行以告而抒其誠信有大夫承命詎訃之象憂患在己旣爲禮所宜

請則上下同心而輸忱以往宜矣天王之求車求金貪也陳災而不告火慢也皆咎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固有其情固有其禮則可固有其事諸侯之禮凶必告
訃而鄰益之通諸士大夫之於知交亦此禮也故士待
外嫺至而後葬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中行告公從者三來告而四從之因以其陽之固足者
益初也遷國者陽下益初則陰遷居於此也依本義謂
如晉鄭焉依之依是已四既損陽以益初從三之告則

與三同其柔德相比以冀其位而得所居所謂因不失其親也與損三得友之義同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本有往益之志故告而必從蓋陽无不施之理惟陰亢而不求則陽有所不能強施如瘠土之不受膏雨亦无如之何矣陰能仰承陽必下應施之而陽不爲損陽豈有吝情哉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五位天德其施惠於下以益陰之生者心固然也四本乾體與五同德相孚而惠心一也告而卽從不待五之

問焉默承其意以資始之益益下吉莫尙矣惠者四往
益初之德也而功歸於五則何待五之損己而後益於
物哉天之施萬物以生者四時五行之氣施之也而推
其德者曰天施王用亨焉然則大臣承主意以惠天下
而德歸天子君子資聖訓以惠後學而德歸聖人德之
至者不勞而惠行焉益之所爲有益而未嘗損也惟視
其所孚者而已矣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四旣合德以行惠可勿問矣大謂陽益行而不勞得志
可知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四損己以益下故有爲依之利五有惠心以孚四故歸德而獲享帝之報上九陽亢在上驕吝而无益物之心無益於物物亦莫有益之者而或且擊之矣吝生於驕而驕吝者之心當其求益而畏擊則不能无望於人及其終不得益而未必有擊之者則又亢而自恃自以爲善揣人情而可以術御而不知无恆者人之所厭惡而自絕於天也益上與損初皆吝於損而无益者損初位下而上承二故可勸勉之以益上已亢故決言其凶驕以成吝禍尤不可解也勿无通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不言上不益物但言物莫益之者從一偏言之以該其
全理自外來者卦中无相擊之爻而天下禍生不測則
莫爲之益親戚且叛而兵戎自至發於其所不及防也

三三夬

乾下
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號胡
乃反

夬之爲決者絕而擯之於外如決水者不停貯之決而
任其所往求其无相淹濡而不復問所以處之也爲卦
陽盛已極上居天位下協眾志一陰尙畱而處之於外
陽已席乎安富尊榮而絕陰於无實之地以是爲剛斷

之已至矣乃陰終乘其上而睥睨之陰固不能忘情乎
陽陽亦豈能泰然處之而不憂故爻辭多憂而彖辭亦
危陰之爲德在人爲小人爲女子爲夷狄在心則爲利
爲欲處女子小人者置之於中而閑之處夷狄者抑之
使下而撫之若使亢焉化外而徒擯之以重其怨則其
爲憂危之府必矣以義制利以理制欲者天理卽寓於
人情之中天理流行而聲色貨利皆從之而正若恃其
性情之剛遂割棄人情以杜塞之使不足以行則處心
危而利欲之乘之也終因閒而復發二者皆危道也故
統帥羣陽以擯一陰而且進且退終窒礙而不得坦然

以自信焉嗚乎天下豈有五陽同力而不能勝一陰者哉惟恃其盛而擯之以爲不足治乃不知彼之方逸居於局外以下窺我之得失也故三代以下爲王者□□□□說自以爲道勝无憂而永嘉靖康□□□□垂至於祥興海上之慘千古同悲□火之□一□未□乘風而□□在大□五王誅武氏而三思猶蒙王爵要典焚而馮銓猶以故相優游輦下皆此象也其在學者則三月不違之仁尤當謹非禮於視聽言動之著見伯禹戒舜罔若丹朱召公陳旅葵擬之商紂一私未淨戰戰慄慄尤在慎終可不戒夫是以知夬者憂危之府也日

之朔月之望有薄蝕焉盛夏之榮有靡艸焉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揚者栩栩自安之貌宮中日庭王庭王之後宮也陰居五之上而當位雖擯絕之猶安其所而乘其後以俯窺也如是則羣陽相與交孚以號呼不甯而見其危矣危則自治不可不飾故必告自邑亟內治則憂羣陽之不相下而必申命以有合也內治修則徐而制之專任能者以建威銷萌可矣若恃眾盛而以卽戎九節度之所以潰於相州也利有攸往內治得則率道以行陰自无號而消沮矣慎終之道憂危之吉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說七
雪反

健故決說故和決之不盡陰得以相說而遂與之和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乘剛故揚揚而自得陽既盛五已據天位柔復乘於其上憂若在外實在內也

孚號有利其危乃光也

知其危乃光大而不與陰爲緣

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尙乃窮也

以剛之盛爲尙而恃之以戰陰則窮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長上聲

追修其德而不已道勝於己陰乃終凶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勢必下降決之象也君子在上以祿待天下之賢者无所吝畱取法於此所繇異於項籍之印刳不與也然澤者天之澤祿者天之祿非君子以帝恩而可居之爲德者也有居德之心則驕士而士且不以爲德故忌而戒之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初居下位恃積剛之勢以剛居剛遽欲前以逼陰力弱而不相及不勝必矣不勝則陽之銳折而陰益安據於上所謂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位未高道未盛而欲攻小

人則一不勝而且折入於邪賈捐之是也德未充義未精而欲遏制人欲必且激而成乎妄佛老是也皆以壯爲咎者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量其不勝惟益自彊於善則可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莫漠故反

九二剛中而居柔位彊於自治而不暇與物競者也惕者心之憂也號者戒羣陽使之自治也上六非二之應又相去疏遠其有戎心出於非意莫夜之寇也害不及己勿恤焉可矣卦惟此爻爲得然謹慎自持而不能恤

陰之未去故夬之爲卦決而實不能決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以剛居柔中而得其道矣道得則戎不能爲之傷故可
勿恤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三與上應有比匪之嫌既與爲正應情固不可絕而外
必示之以不屈則小人且怨而難及之周顛之所以殺
身壯頄之凶也以剛居剛志非台污則決然於夬而以
與諸陽竝進己獨遇上有相濡之迹心愠結而不
容不形於色則雖凶而无咎稱君子者諒其志之終正

而為君子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事雖凶而義自正惟其決於夬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次七私反且七餘反

九四以剛居柔而為退爻不能敏於夬者也故為羸弱不能行之象然使隨九五之後而獎九五以前進如牽羊者之從其後而鞭之則陰可消而悔亡乃與兌為體聞上六之甘言將不信諸陽之同德則亦安能亡悔哉以其與陽為類也故可有牽羊之得以其弱而易悅也故終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聽之能明辨其貞邪而已與邪合體則甘言得進而惑之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莧胡官反从艹與从艸者異

莧細角羊不能觸者陸平原之地羊所樂處也兌本羊體而行於平原得其所安故有此象九五雖迫近上六有決於驅除之責而安居自得與之鄰而无戒心夬夬而實未決也以其得位居中而非暱於陰柔故亦可以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與上比而其爲兌體心繫於悅僅以免咎而已夬之九五與剝之六五同故剝五承寵而利夬五夬夬而未光上六无號終有凶

陰慝僭上雖有與之應而相比以說者時至則瓦解徐達師至通州而元主北去不能望救於人也以羣陽相牽故必待其運之已窮而終乃凶本義謂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易不爲小人謀義固然也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爲君子者可以慰矣勿疑其乘人之上而不易拔也

三三三 姤

巽下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取七句反

不期而會曰遇姤之象也遇本艸次不以禮相見之辭而姤乃女子邂逅與男相遇之謂其爲不貞明矣陰之忽生於羣陽之下本欲干陽而力尙不能敵故巽以相入求以得陽之心而逞其不軌之志其貌弱其情壯矣卦本一陰爲主而卦之名義彖爻皆爲陽戒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若恤其孤弱卑下而容其遇則抑豈知其志之壯也目中已无君子將入其腹心而爲之蠱賊哉故一陰而遇五陽志无適從與己悅者因而入之不幸而與之遇視其令色如戈矛聞其甘言如呪詛得其

厚賂如鳩毒堅剛不爲之動則无如我何女雖淫悍豈能傷不取之人乎乃在不期而會之際陽方盛而二五皆未喪其中則忽之以爲不足憂而乍然相喜者多矣戒之於早猶可不亂而非中人以下所能无惑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乍然相得終必相亢豈可長哉宋與女直遇而欲恃之亡遼高麗主知而宋不知乃終以亡唐高宗納武氏之日豈知其滅唐之宗社哉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姤之爲時已極乎陽道之憂危而夫子推言天地之化

以通大人正己格物之道抑豈必不相遇而始亨哉苟
有其德則且與天地同其化機夷狄可使懷柔小人可
使效命女子可使承順則雖妬而何傷於盛德如天之
遇地而品物榮天不失其剛健中正之德則化无不行
君子以剛健中正率禮无違而遇之則小人順而天下
无不服從然則越禮以取女者自貽不終非必不與陰
遇而始得行其志卽食色而禮在卽兵刑而仁行苗格
於舞干誓御奄尹正於豕宰皆遇之以其道者也
妬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曰幾微之際聖人所謹當其時制其義非聖人不

能然亦豈有他道哉以義制利以禮制欲以敬制怠則
无不可遇之陰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之所以資始萬物者非但風也而下施於物則暄風
至而物皆生涼風至而物皆成物乃得以遇天之施矣
王者之積德以爲天下父母而民或不喻其志則假誥
命以詔之而天下喻焉取象於此顧其發爲王言必深
切出於至誠以巽入於人之隱微非飾詞而人遂動也
道配天而後化如風也然惟君道宜然以其所及者遠
故必誥而後喻降此以下惟務躬行以言感人則抑末

矣。姤本不貞之卦而大象專取天風之義與彖全別。聖人不主故常觀陰陽之變而卽變以取正故讀易者不可以大象例彖也。類如此。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柅所以止車者見凶天下遇其凶也。初六孤陰卑下故曰羸豕。牝豕之淫走也必羸孚如期而不爽蹢躅行而不止也。繫於金柅貞吉以戒陰而喻之以吉道也。一陰而遇一陽與二相守則不失其貞吉矣。若不繫而暹遇所宜從者而前進則將干亂羣陽而天下遇其毒矣。以戒陽之宜爲防也。又從而申之曰金柅之繫豈可必哉。

其爲羸豕矣則必將躑躅而不爽矣而可不早制之乎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柔之道以制於剛爲正小人順於君子夷狄賓於中國
女子制於丈夫皆道之固然故以繫而止之爲貞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魚陰物包受而懷之也初六出而求與陽遇邂逅卽欲
適願得受之者則有所繫而止其淫邪二雖非正應而
以剛居中直任天下之咎於己則固无咎矣若不任其
責而委之於他人使浸淫及上則害无所止賓之不利
二亦不利也賓謂三以上諸陽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陰之遇陽卒然而起介然而合本無擇於應之正與不正得所附而有道以止之則其害猶可止息二不幸而正與之遇則慨然以身任撫馭之責二之義也爲名教受過爲義命受責譏非不避而害不蔓延矣若遷延避咎推不美之名使人分任之則禍自己延雖欲沽清剛中正之名豈可得乎推此義之盡則孔子謂昭公爲知禮亦此而已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次且音同夬卦

三與巽爲體未嘗不愆懲而聽陰之入故與夬四同象

然以剛居剛則能嚴厲自持而可免於陰之汙染故无
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雖次且而固行矣則不爲陰所牽矣故无大咎

九四包无魚起凶

四與初爲應欲包初爲己有而二已受陰之遇四能與
陽同升而不以初爲志則得靜正之道乃以剛居柔而
爲退爻以就下有強合於陰而不能之象无魚矣又從
而包之本可不凶而挑起禍端凶道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陰爲民民不懷己而欲強應之不得則必爭民心愈離
生起禍端无雷日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杞柜柳其條可編爲器以貯物瓜易潰之物包之密則
不潰九五剛健中正盡道自己而不憂陰慝之作以其
曲成萬物之德包妄起妄遇之陰輯其潰亂而使化爲
章美惟含容之道盛則陰交陽以成品物之章始於不
正而終於正矣是豈陰之德足以致之哉容畜裁成之
功自天隕而得之意思之外瓜之不潰杞護之固非瓜
之能爾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舍如字
書夜反

舍置也陰消極而必生理數之自然命也九五以含章
爲志不委之於命而必欲護之以止潰亂乃大人立命
之德惟剛健中正足以當之人而天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姤其角者陰陽方遇而上爲其角旣非其應又與絕遠
則吝於遇矣吝不足以章品物而能自守不渝則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處於窮極之地陽道將衰不容不亢則吝而非咎

坤下
兌上

萃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反白

艸之叢生曰萃澤地者艸叢生之藪也而叢生必各以其類此卦三陰聚於下二陽聚於上各依其類以相保故謂之萃然陽之能聚於上者惟陰聚於下不散處以相聞陽既在下嫌於將往而消而上六復覆其上保陽而使不往以萃於其位則陽之得萃陰之順而說者成之陰雖羣處致用之地高居最上之位而皆以保陽故六爻皆言无咎萃亨程子以亨爲羨文然上言亨者通萃之德而言之下言利見大人亨者則就見大人而言

其亨之繇也陽聚於其位陰順於下而奉之嘉之會也
王假有廟者羣陰聚順於下四贊九五而以承事乎上
六上爲宗廟王者聚羣心以致孝享而神可格所謂合
萬國之歡心萃之盛者也利見大人亨言三陰聚以從
六二而應九五見之而上下各安其位志无不通也應
以正合義而永貞故曰利貞大牲特牲牛也用大牲吉
利有攸往者言聚順以事天則受福而行焉皆利也蓋
太極之有兩儀也在天則有陽而必有陰在地則有剛
而必有柔在人則有君子而必有小人有中國而必有
夷狄惟凌雜而相干斯爲大咎乃陰以養陽柔以保剛

小人以攤戴君子夷狄以藩衛中國陰能安於其類而陽自聚於其所當居之正位交應而不雜則陰雖盛而不爲陽病鬼神以是不亂於人而佑人以福愚賤以是自安其類而貴貴尊賢得以彙升此萃之所以聚眾美也故彖厯言其亨利貞吉焉陽雜乎陰而小人始疑陰雜乎陽而君子始危免此而綏人神利行藏何弗宜哉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說七
雪反

陰安聚於下則成乎坤順陽得位於上而陰衛其外以不消則說五得位而二應雖類聚羣分而志不相違斯以成乎聚而致亨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孝者順德合羣心之順以致於上廟中之象也順者陰也致享者九五之陽也然能聚下之順而後順乎親者大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二五各當位得剛柔之正而四從五聚初三從二聚惟其正是以羣心附之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五居天位天所命也下羣聚以順之則可升中以享帝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陽必聚於上陰必聚於下陰保陽以不散陽正位而陰不離理氣之必然天地萬物莫能違也非是則雖聚而非其情之所安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水本流於地中而浚地爲澤潴水以防水旱而不使旁流散漫時雖未需水而畜之无用以待用蓋積以代置也君子不居无用之貨惟戎器則除治之於安雷之日以待不測之用則聚而不嫌於不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號胡

反刀

初六與二二三二陰本相孚同志而與九四爲正應則又有舍其所萃以就所應之心乃兩端交戰不能自決而究爲二陰所睨若將號呼固黨相握爲一以爲歡笑則溺於私而失順陽之義惟勿以此爲恤而往奉四以聚於五庶幾无咎以其卑弱處下而无定志故有此象而不失其應則可獎之以无私繫而免於咎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物雖不齊以相感而豈能亂貞人之志哉志先亂則苟且懷安而失正耳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六二爲坤順之主柔中得位初三二陰之所恃以聚也能引之以應乎剛而陰陽上下各以類相從而安則无咎乃初與三皆懷自固其黨之心二必誠意相應使初二深信其相引之爲吉乃克同寅協恭以戴陽於上然後上下各得而利益非信友則不能獲上與聚順以事祖考之理同頌奏假者所以貴乎靡爭也六二之道豈易盡哉引吉而後无咎孚乃用禴而利有其難其慎之戒焉禴夏祀特而不禘二專應九五故言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三陰聚而二爲之主勢足以背上而自固自非大順之

貞其心易變能引之以用禴則心可諒於天下言未變者危辭也陰聚於內非上六則成否故其辭危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與二陰聚處不當位而有躁進之情不自安於下小人所以長戚戚也以其承剛而爲進爻能往戴二陽使聚於上可得无咎陰之情本鄙固而怙其黨吝也未可必其往也故爲兩設之辭使占者各自擇焉小吝小吝者吝也小謂陰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謂外卦二陽巽順而入也謂上承剛以相得也先儒

互體以三上合四五爲巽卦說亦可通然不可爲典要
概施之他卦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本非吉也以上與剛中之君相保下有聚順之民
相戴則藉之以得大吉非其德之能然所處之時爲之
也因而與五相聚以安亦得无咎如宋張俊之保其祿
位是已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使非遇大吉之時其能免於咎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五雖與四萃聚於上爲四陰所保然陽亦孤矣且輔之者非其才之能堪尤危道也但以居尊而不失其尊故可无咎且二之應己雖各自爲聚不與陽同德而非其所孚然當位之柔本體坤順之貞以效順則无所疑而悔亡永貞與坤用六文同言坤德也元謂其本然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羣陰方盛擁尊位則有危心不能光大以施德教所賴以亡悔者陰之永貞耳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齋與嗟同

三陰萃於下二陽萃於中上獨孤處而无與萃能勿憂

乎然上之在外所以奠陽於五而不使之消則身危而
主安義无咎也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居上而孤處不安其情必戚處當憂之時亦何能遽望
其安乎身不安而義自正

三三升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自庭徂堂歷階以上曰升賓嘉之禮主賓交相揖迭相
讓互相升於是乎情洽而禮成以卦二陽讓陰以登於
上初六之陰讓陽以登於二三更迭相延從容而進陰

升陽陽升陰賓賓乎從容不迫巽順而相應故謂之升
元亨者陽爲初陰所升得中而爲主於內陰爲陽所升
居尊而爲賓於外陽爲主而道行故不失其德之元而
自成乎嘉之會也用見大人勿恤者陰爲賓而下應乎
九二用是以見大人可不以陰亢陽卑爲嫌也南者向
明之方陰旣爲陽所升則志協於陽而柔順之道以近
光而行其吉宜矣升之爲卦本泰之初變陽而成上下
旣交而又得初六之陰以巽乎陽則不以法擯陰於外
而與陰迭相讓以進道之尤美者也故三陰不終爲小
人以初之能承陽於下而上六雖陰之窮猶忘軀命以

進於善則惟陽之進之也以禮而无不順也卦亦陰爲主而陰道之得於斯盛矣

彖曰柔以時升

待有升己者而後升焉則升以其時矣所謂進以禮也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初陰升陽而成乎巽入外卦受命於陽以升而成乎坤順九二剛中不喪其主道而五下應之故大善而亨通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陰雖非位而陽志與之應則所遇者榮也

南征吉志行也

周易內傳卷三十一
陰受陽升主賓道合志无不行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變風言木者風生於空无在地下之理聖人取象必物
理之所有非若京房之流強合八卦五行而違其實也
順德順其序也謹於微而王事備慎於獨而天德全皆
木生地中日積而爲喬林之象蓋嘗論之君子之於德
也期至於高明廣大之域一也而言學者或從而分爲
二道皆成德之功而倚於一偏則各有所失或以爲道
本高大而局之近小則循末而忘本或以爲道在卑邇
而頓希乎高大則志廣而事疏游夏俱承聖教而互相

非況後世之言德性言問學者相爭不息乎夫聖人之學易垂訓以詔後學者非一卦之足以該全學各有所取而竝行不悖聖學之所以大中至正而盡乎人性之良能也守卑邇以求漸至是欲變殼率以使企及也務高大而忽於微是不待盈科而求盈溝澮也夫君子於易也取法各有其時時者莫能違者也當志學之始而致知以適道必規恢乎極至之域故大學之始卽求知止乎至善而天之命人之性聖之所以達天而知化雖未至焉必期以爲準繩而不畏登天之難姑孳孳於近小及其志之已定學之已正然後優而柔之馴而習之

小節必謹細行必矜造天地之道於夫婦之知能立萬物之命於宮庭之嘖笑以克副乎大无外小无閒之大德故顏子之心三月不違仁而後夫子使卽視聽言動以審於幾微此非可與仲弓以下所亟言也觀象於升而積小以高大者順德之事也德豈易順者哉有成德於心而後察於其序序已察而後可順焉然則子游之舍小以求大君子憂其德之不純而子夏後倦於高大固非中道而俟能者之方故曰君子於易各有取於學各有時積小以高大者成德以後之功也順也豈初學之以自畫者所得託哉

初六允升大吉

允誠也初六自處於卑柔以承陽而升之使爲主於內讓賢能進君子出於至誠故升德之吉莫吉於初羣陰方升而獨屈以巽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謂外卦三陰居上而順應乎剛虛中以待陽之升本有其志而必藉初之屈於下以承進之初與合德而志行焉是以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與萃二同而意異延陰以升者三也二處三之下位

遠於陰雖受初之升而不當位无能爲主惟孚合乎三
乃以升陰而利有孚則位雖不當而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喜得三以成相升之美

九三升虛邑

凡升之道主賓相得以成禮君臣相獎以成治故升人
者必自升也九三剛得位而爲進爻以推陰而升之陰
旣升則三亦升矣陽實陰虛坤爲國土陰旣升則虛中
以待陽之進而與爲治故有升虛邑之象不言其利而
固无不利矣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初允之二孚之三陰闢門以待之豈復有所疑沮哉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亨與
亨同

四非天位而謂之王者爲羣賢所推進文王之象也周公於追王後尊稱之岐山文王封內之山四升而上賓於神祇臨其上者陰也故爲地祇登山而修祀事雖未受命而郊神享其德矣於事旣吉於義亦不失諸侯祀境內山川之禮柔順而當位升亦其宜固无咎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以時升而安於侯度其事順矣柔當位而爲退爻讓不

遠升天位文王之道也

六五貞吉升階

升者至階而止升之位也六五爲坤順之主非有自尊之意以貞而爲陽所樂推二與應而延之上升先言吉後言升階者六五柔順爲志不自以升爲吉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大謂陽也陽本樂推五而升之五雖貞順而時至必升升之者之心愜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升者至階而止上六尤進而往則且卽乎欲消之位而

返入幽冥昧於升矣然上之進處於高危所以延陽而安之於內則雖瀕於消謝而貞志不移此貞臣正士不以險阻危亡易其志者也貞不息而允合於義矣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不富陰也消不富言陰之且消冥升之不利也然君子以合義爲利當危亡之世出身以求濟難受高位而不辭死亡非其所恤文文山以之

三三困

坎下兌上

困亨句 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卦象有夫化有人事有兼天化人事而立名者若困之

類則專取象於人事非天道之有困也陰陽之迭相進退人物之情見險阻焉各因乎其時會與其情才而非必以困乎人特當之者志道不與時位相值而見困耳陰揜陽而謂之困賁陽遏陰而不謂之困者陽道本伸而屈則困其驩自讎其姦非必困舜禹而舜禹困王驩音于髡自逞其佞非必困孟子而孟子困剛不可揜揜之而道窮故惟柔揜剛而曰困也若君子遏惡以抑小人使安其分而不逞非困之也以學者言之曰生知曰學知曰困學所謂困者非魯鈍不敏之謂也天性之良欲見而利欲揜之力爭其勝交持而艱危之謂也若使

无求達其良知良能之心而一用其情才於利欲則固
輕安便利而捷得然則清剛者困而柔濁者无困審矣
故陽遏陰不言困而陰揜陽言困也困爲君子憤悱求
達之情則其道之亨不待事之遂而早已遠乎吝故曰
困亨貞大人者言大人之處困亦惟以貞爲道而貞固
大人之貞非小貞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化裁
通變順應而不窮於用乃當其處困則靜正以居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之夷狄而不棄此大人之惟以貞爲
道而退守乎君子之塞智有不施勇有不用惟貞而後
全其爲大人也然其貞爲大人之貞者不尙介然之操

以與陰爭勝負榮辱而成乎蹉蹉之小節也貞大人而必吉者時當其困陰邪挾其智力乘勢而相揜始而億我之沮喪已而疑我之別有機權以相勝乃本无可勝之機而權有所不用雖小人之伎害亦豈復有求勝之心哉惟退守乎君子之貞初无心於御變而小人遂已莫窺其際然而時俄頃而已遷事不期而自至靜以待之旁通而戾解此理數之必然特躁於求通者不能待耳待之而自无不吉故紂不能殺文王匡人終不能害孔子凡若此者持之以志守之以約退藏於密而行法以俟命豈容言哉豈暇言哉言出而羣情益疑矣知其

言之必不信也故无言也非大人其能无不平之嗚乎
以兌有口說之象故終戒之

彖曰困剛揜也

剛爲柔所揜也上揜五四三揜二初復從下揜之進不
能退不可而困於中揜者或以勢揜而其志不伸或以
情揜而其道且枉劇削酒食皆揜也井亦剛揜而不爲
揜者井九三進而濟險困九四退而入險是以異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

句亨句

其唯君子乎

說七
雪反

知命則樂天險而說矣剛中正位則不失其所惟君子
能困困而善用之故亨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二五皆剛大人之純乎健也剛則莊敬日彊中則不競不絀大人以此不期於吉而自吉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言既不爲人所信而猶尚之能无窮乎凝神定志內省而信以天困乃不窮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在澤下澤无水矣澤不停水乃自窮也君子非无君可事无民可使而不欲爲陰所揜於是安於阨窮困其身而必不辱困其志而必不降去其膏潤安其枯槁推

致於命之極屯而皆受之以遂其志必无求通之心以困爲道者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困柔困剛也然困人者未有不自困者也其始也處心積慮所以窘辱正直者夢寢不甯萬棘叢於胸臆乃剛正之士方且處困而不失其所而困之之術又窮及其後直道終伸則欲避譏非而終不可挽欲全利祿而法紀不可逃故困卦三陽雖受困而有慶有終有說皆免於咎惟三陰之凶咎徒深困人者人不困而先自困此理數之必然而聖人因象示占以獎君子之亨而以凶

咎警小人情見乎辭矣株木被伐徒莖而无枝葉者
初六居下无剛之可揜而柔方乘剛使不得進初復以
柔阻之於下使不得退乃剛志在進初无欲退之心徒
自勞困坐於株木以守之縮項鼠伏懷邪而暗處未能
困剛祇以自困至於三歲剛終不屈而慙伏自匿姦而
愚矣占者遇此雖有小人懷暗害之心不足爲慮聽其
自爲消沮閉藏而已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不明於理則亦不明於勢守株自困可坐待其斃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食祥吏反
亨與享同

柔之困剛非能與剛亢而抑之也有富人貴人之權餌而陷之也九二下則初六承之以酒食糜之而不使退上則六三乘其上而將以爵祿羈之於斯時也欲峻拒之而禮有所不可卻欲受之而固非剛中者直道必伸之志君子所遇之困困此者也彼之猶有禮也以禮接之其敬而不與之瀆也以鬼神之道待之如孔子之於陽貨尙矣抑不然而必欲自伸以求往則觸其惡怒而凶雖非待小人之道而於義固无咎祭祀者大人之道征凶者貞士之守兩設之使占者自擇焉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以剛得中故小人不敢卽加害而慶之以酒食朱紱不言朱紱者略舉以該之象傳之有偏釋皆準此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九二剛介如石奠位於中六三欲困之力竭而莫能動先自困也以柔居剛所處不安還以自傷欲望上六之應己與爲匹耦而上六已困於葛藟艱脆之中不能相助小人之自困且如此何足懼哉三位剛上位柔故有夫妻之象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六之居三乘九二者不一卦而此獨爲蒺藜者以其據

之以困陽也不祥者犯天下之不祥凶必及之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金剛車所以行者謂五也九四以剛居柔而爲退爻不急於求伸故與上六遠而不卽爲其所揜所困者五欲進而困五不能行則亦與之俱止而所行吝也然承五以待時而動柔豈能終揜之哉必有終亨之道矣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內難未靖不可圖外志在靖六三之難待其定而後足以進處困之善術也在困者惟寡與之足憂有九五之金車足恃雖與之俱困固必有終居位不安自足以无

患卦惟此爻之受困也輕遠小人而近君子也處困而不與正人君子交未有能免於凶咎者也

九五劓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說吐活反

上六從上而劓之六三從下而刑之處困而受傷不足爲君子之困所困者柔不明加以劓刑以赤紱相縻繫耳欲說此者未可遽也敬以自持而以神道感格之理極勢窮小人且悔罪而相釋矣象與九二略同而居尊當位說於困則大行故无征凶之戒赤紱朱紱文偶變而義同詩朱芾斯皇赤芾金舄皆諸侯之命服

象曰劓刑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

也

剛健當位中道本直豈憂終困哉受福者行法俟命鬼神自佑小人自解貞大人之亨若出於意外而固不爽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葛藟皆柔韌纏延之蔓艸臲卼高峻崎嶇之地曰爰也于也陽道之伸亦何損於陰哉而必欲揜之勞心苦形以縈胃不已是自入於葛藟之中也且其所居者又高危不安之地於是而陰亦可以悔矣於其動而止自困也乃有悔之心焉因釋剛不揜而自遠以行則君子之難解而已亦吉矣上六柔居柔位居上欲消故賢於初

三而諒其能悔許之以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以其柔當位而未有傷陽之志故僅言未當吉行者行則吉也上六行將何往哉退處於卦外無用之地而已楊惲惟不知此是以與息夫躬同禍

三三井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

瓶凶

喪息
浪反

井革鼎三卦皆取物象以肖卦畫卦名立而義因以起繫傳曰以制器者尙其象象所有而器制器成而用行

用之有得失而義存其中矣井之爲井也有數義焉木之在水必浮而水上木下木入水中而載水以上以罍汲水之象汲水之瓶或用木或用瓦而瓦虛以浮有木道焉引而上之以致養於人此一義也水者五行之初氣內剛而體陽陽爲水陰爻中虛而爲空水待空而流凡水皆附於空之下而依地惟井則水方旁流穴空而使之聚其下則黃泉之位焉此卦上四爻一陰一陽相迭空而又空水盈其中初二水上而空下黃泉之區域也故自三以上人之所汲而初二水下灌於泥滓之竅人不可用其清濁用舍於此分焉此又一義也自黃帝

始制井田三代因之井之爲字象其形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廬舍在焉而中有井汲者漑者取給於此而遠近均井井分而畝首異嚮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出長轂一乘公私之田畝貢助之制以井爲經界而兵賦車乘之出以四井之邑爲準式井井旣各有塍埒四井之邑又殊其塍埒以合於邱甸嚮背之殊步卒七十二人之迭賦在焉與九百畝之井疆又異此卦之象陽象塍埒陰象田畝上四爻一陽一陰分明界畫以外嚮下二爻一陰一陽又殊畫以內嚮各成乎經界分田出賦不一其疆理有井邑之象

焉邑雖殊而井在其中者不遷此又一義也彖與爻辭雜取其義故釋者未易通焉約而言之木汲水而出以利人用所以養人而能汲其上之淳凝者不能窮其泉之所自來欲窮之則水濁而瓶傷明清而利物者爲宜登進沈濁而敗物者爲不可用故田有井以交足於上下而致養九州攸同古今利賴之大法宜爲人所利用而非如黃泉之暗流不爲功於人物則數義相通象皆有焉而協於一勿疑於三聖之所取不同而曰文王有文王之易周公有周公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也周流六虛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爾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

來井井以井田言也民有登耗賦有升降戶有遷徙出
賦之經制圖籍或改而井居公田廬舍之中爲八家之
標準九百畝相拱而形埒定田之不改井定之也其畫
有準而无能堙塞也自黃帝以至周末之有改六代興
而不與俱興五代革而不與俱喪自三以上形埒嚮外
而往二與初形埒嚮內而來井井鱗次易知易辨故曰
井德之辨也此贊井之德而言有定位者有定分剛柔
自成其理而但在用之者得其宜也汔至至其底也未
緇井太深入則繩不及引而未登其用也羸敗也井之
爲功至三而止往以利物者也深入其下則綆短而瓶

觸於所礙以毀蓋嚮背之理殊則取舍之事宜異初二
不爲功而止以取敗用之不宜則凶矣剛柔之升降有
定體陰陽之浮沈有異情清濁之得失有殊效用舍之
利害有明微立德立功用賢養民污隆治亂大辨昭然
矣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上時
掌反

此贊卦德而言用之之道也巽入也上引而出之也其
入也有定所其出也必其所用則可以養而不窮矣天
下豈乏賢才足以裕國安民於无窮哉側陋旁求汲引
之若將不及而君子小人各有界畫類聚羣分古今不

易期於得賢而非期於求異若不辨於其清濁之分則公孫彊以野人而亡曹主父偃以倒行而亂漢害且至而不足以興利久矣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水陽也而中以定井疆之經界不可改也五居中而上行二居中而下行大辨立不可易矣

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

舍其清者不汲而求之愈下徒勞而无功

羸其瓶是以凶也

非徒无功而抑足以致敗不明於往來清濁之定分則

以敗國亡家而有餘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相如字
息良反

相助也坎勞卦巽爲命令所以勸民而助其勤蓋言農事也木以上水用力勞而得水少然而以養則不窮稼穡之事勞於畝漁匪勤弗獲積日月而僅飽終歲君子申警之於于耜舉趾之日而以田畷之官幽雅之吹勸而相之使不逸不諺生於此養俗於此道也然爲民則然非君子自勞自勸之道故學稼學圃則爲小人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泥乃
計反

禽獲也謂得水也陰空在下二漏而入浚治之所不及

泥滓不堪食矣舊井謂舊所嘗鑿者井水下漏則其上
无水雖汲而必不可得小人濁亂於下君子道廢民不
興行天下无可用之材不言凶而凶固可知朱子所謂
占在象中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下謂下漏而濁也時舍者時所不尚也古者士之子恆
爲士世祿之家以禮傳世修其訓典而又登進之於學
校則賢才足用迨嬖佞之小人用而相習於下流詩書
弦誦之風時所不尚則華胄之子弟皆移志於耕商詭
隨於嚚訟雖欲用之而无可用之才矣學士之家父兄

不戒使子弟狎小人遠君子習焉而相安於猥下故家
大族夷爲野人浸以衰絕皆可傷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射食亦反

水旁出曰井谷射注也鮒鮒也得少水卽活井底堅實
則水上涌而給於用下空而漏入谷中旁出涓涓僅堪
注潤鮒魚而已此言小人下達雖有小慧不足用也甕
敝漏亦水下洩也汲之者非其器則不得水此言用人
者无引掖賢才之實則雖有君子亦不爲其用也九二
下空而陽泄故象如此凶可知已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與猶助也。无爲塞其下流之防而汲之以上則必竭。不釋甕敝漏者言无與則咎在汲者可知。若節之初六不出戶庭則上不失臣臣不失身矣。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福

九三陽剛當位本有可用之才下陽實而不漏上空爇而不泥徒以深隱而不易汲耳不食者設辭言使其不爲人所汲用則憐才者心傷之矣言我者周公自言其求賢之情也可用急之之辭王明謂上六之勿幕而與相應也賢者榮而國益昌上下竝受福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賢而不用豈徒明君哲相之心惻哉行道之人皆所深惜矣曰可用汲士亦有待時求沽之意焉自求福所以使王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四居井中而陰虛函水井旁之甃也柔當其位退而砌治之象不卽汲用嫌於有咎而養才者務老其才使潔清而慎密作人之所以需壽考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三物六行所以教士之修而大用之雖不卽食所造就者多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水以清冽而寒爲美推之於人則潔己而有德威者泉
其有本者也是人所待養而澤被生民者也九五剛中
而上出故其德如此夫君子之德施能溥者豈有他哉
有一介不取非義之操則能周知小民之艱難而濟其
飢渴无私之心人所共凜則除苛暴而无所撓屈諸葛
孔明曰淡泊可以明志冽寒之謂也杜子美稱其伯仲
伊呂有見於此與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無倚無邪德威自立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詩
救反

收架輓轡之兩柱也勿无通古者井不汲則幕其上以避禽穢上六柔得位而虛己以屢汲四既齎治之上乃汲之相孚而求冽寒之賢以大用善之長而吉大矣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之用至此乃登下成其德上成其治謂之大成井之君位不在五而在上亦所謂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也

周易內傳卷三下終